

母亲和她的百草园

■张爱萍

再过几天就是母亲的八十大寿了，正好姊妹几个都在，我和丈夫已计划找个好点儿的饭店让大家聚聚，好好为母亲庆祝生日，可母亲无论如何要回乡下老家，究其原因，母亲要赶时令回去打理她的百草园。

我称其为百草园的，其实就是母亲的小菜园。之所以称百草园，是因其间可热闹了。母亲的小菜园不比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逊色，虽面积不大，所种物种却包罗万象，应有尽有。园子四周栽有白杨树、桂花树、桃树、花椒树、香椿树、槐树等，虽然除香椿树外都只有一棵，也已经称得上齐全了，自然形成了菜园的篱笆。里面就是母亲种的菜了，去年种的菠菜已经老了，都开了花了，油菜花刚谢，都长种子了，今年刚播种的蚕豆正开着紫色的花，两沟韭菜马上就可以割了，小葱已名副其实郁郁葱葱了，春笋正茁壮成长，还蒙着薄膜的荆芥、黄瓜、豆角才露尖尖芽，都在挣扎着要钻出头来迎接春天呢。番茄、辣椒也是刚栽的小苗，还未活稳呢，藿香是成墩发出芽来的，泽蒜是自然生出来的，也已经可以吃了。

到了夏天，母亲就在园子四周的树根周围种上南瓜、瓠子、葫芦、梅豆、丝瓜、佛手瓜等植物，当它们长出藤时，有的就自然顺着树干爬到高处，有的就地乱爬，该开花开花，该结果结果，并不影响园子里的植物生长。母亲种上这些藤本植物之后，似乎再也不关心它们了，即使结了果，吃得也很少，要么，儿女们回来，摘一些带回城里，要么，邻居或路人随便摘些，有时顺手抱个南瓜，有时顺便薅几根葱，有时掐点藿香、香椿，回家便是一顿美味佳肴。采摘时，他们好像拿自己家里东西一样，母亲在家，他们就言一声，不在家回来也不说啥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。所以，母亲老嫌城里东西贵，城里人论得真，啥都要钱。在我家时，给她钱让她买菜，她转了一圈回来，说没啥可买的，其实，是她舍不得花钱。在村里母亲的人缘是极好的，一是她论理、大度，二是她也算得上见过世面的了，去过北京、上海、青岛、杭州、苏州、洛阳等地，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。

秋天，母亲还会在园子里种一季萝卜、白菜、香菜等。母亲种这些蔬菜不仅是为了吃，好像欣赏成分更多一些，满园瓜了、菜了开花结果的时候，甚是热闹。五颜六色的花，招来了蜜蜂、蝴蝶，散发着各种香气。母亲或在其间劳作，或坐在树下打瞌睡、纳鞋底、与人唠嗑。特别是母亲打瞌睡时，可有趣了，满是皱纹的脸上露着笑容，头偏向一边，睡得是那么自得，那么安详，虽然园子里百鸟争鸣，百虫齐叫，由于耳朵背的缘故，仿佛外面的世界与她无关。无法想象母亲梦里的世界，应该是很美的吧，起码没有尘世的喧嚣，没有生活的压力，没有恩怨情仇，要不她怎么那么享受呢。母亲始终弄不明白现在的人，生活这么好怎么还发愁：不愁吃不愁穿，连我老太婆都有手机，过去理想的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也没有现在好，咋说说不幸福呢？

母亲的百草园就在老家院子的外面，长十多米，宽也是十几米，正好是一幢农家宅基地的料，只因其间有两座老坟，也就没人再关注了，自然成了母亲的宝贝。

生于1937年的母亲，童年的岁月是极其艰苦

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挨饿也是刻骨铭心的。后来有了自己的土地，母亲就把土地视若生命。尽管父母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一生都在期盼儿女离开农村改变种地的命运，不再重复他们的生活，但他们一生最幸福的还是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，自由地耕耘，享受丰收的喜悦。父亲1988年去世，那时中国农村刚刚脱离了贫穷，吃上白面馒头，还未来得及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。母亲一直遗憾：要是你父亲活到现在那该多好，他一辈子种地都没种够，要是有他在，菜园比这种得好多了，你们几个也比现在有福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就是最能干的人。大集体时，母亲的工分是最高的，纺花、织布、纳鞋底、做衣服样样都行，尤其是母亲纳的鞋底针脚既稠密又匀称，纺的线也又细又匀。油灯下母亲纺棉花的情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多年后的今天，母亲还不忘她的针线活，在种菜的空闲还纳鞋底，纳鞋底不是为了做鞋子，是村里有人收去统一做布鞋出售，就雇人纳鞋底，纳一对给2.5元。开始，对母亲种菜、纳鞋底，我们是反对的，母亲年龄大了，想让她好好休息，可她并不高兴，只好由她去了。她能种菜能纳鞋底，说明她还干得动，她对生活还有信心，有希望，她不想给儿女添麻烦。孝顺，孝顺，似乎顺更重要些。有时，我们认为给老人吃好、喝好，不让他们干活，就是孝顺了，其实不然，只要身体允许，老人们有自己想干的事，有自己的自由更好。就像母亲看到自己种的瓜果开花了、结果了，即使自己不吃，别人拿了去，也有一种幸福感、满足感。逢年过节或有什么不开心的事的时候，我都要回老家和母亲聊聊家常，吃母亲种的菜，在母亲的百草园里转一转，在老家的屋子里坐一坐，就会获得巨大的能量，心灵就会得到慰藉。对此丈夫不理解：想母亲时把她接来住一段时间不就行了吗，何必跑到乡下呢？我说那不一样。

春天，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樱桃树结果的时候，是母亲最忙的时候。特别是樱桃快要成熟的那几天，各种鸟儿像接到通知似的一起飞来了，围着树叽叽喳喳乱叫要吃樱桃，母亲是不会答应的，因为这是留给子孙尝鲜的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母亲就要和小鸟开战，小鸟一来，母亲就用棍子驱赶，母亲离开一会儿，小鸟很快飞回来抢樱桃，既像捉迷藏又像拉锯战。就这样你来我往十来天，樱桃就熟了，红彤彤的煞是可爱。虽然被小鸟偷去了些，剩下的还是多数。母亲把樱桃一下全摘了，有一竹篮子，平均分开，一家一份，不偏不向，挨家送去。这两年樱桃结得多时，就连姨家、舅家、叔家的子孙也跟着沾光，吃上了樱桃。今年清明节回去时，母亲说今年天气冷樱桃结得少了，说得同时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。

母亲的菜园是绝对绿色环保的，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。长虫子了，就自己捉，缺肥了，就用自己沤的农家肥，该除草了，就自己拔，每次下雨之后蚯蚓就主动帮忙来翻地。除了吃饭、睡觉，大半年的时间里，种菜就是母亲最重要的事了。看到在菜园中锄地的母亲，脸已被太阳晒成古铜色，在夕阳的照耀下，弯成C字型的脊背，仿佛正慢慢把自己融进泥土，母亲已经80岁了，又没人陪她在家常住，早晚有一天母亲会和她的百草园一起消失的。啊，我无法想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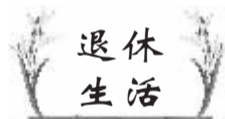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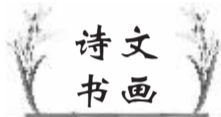


带孙子的奶奶们 ■ 塬上草/摄

孝道

■朱东红

父母不亲谁是亲，不敬父母重何人。
你若尽孝十六两，子孙敬您超一斤。
待到父母百年后，空留遗憾不亏心。
能尽孝时莫延迟，不孝子孙受人论。



小劳可健身

■赵景荣

老伴退休后去儿子家抱了几孙子。

回来后，她说，含辛茹苦几十年，可得好好歇歇啦，享享清福。

她除做饭、洗衣服外，没有其他爱好，整天坐在家看电视。我说，你天天蜗居家里看电视也不是个事儿，你到外边走动走动。她心烦地说，想累死我呀！让我安生几年。县城里有啥好看，闭上眼也知道哪里是啥样的。

偶尔下一次楼，遇到凉风一吹，感冒了。时间一长，成了温室里的花朵儿，经不起风吹雨打日晒，病恹恹的。勉强下楼，她感到两腿无力，轻飘飘的。

我带她去医院检查，身体很正常。医生说，年纪大了，虽不能跳舞、练拳，但要天天到室外散步。比如说，坚持每天晃晃头、甩甩手、扭扭腰、踏踏步、踮踮脚、哼哼歌，这些都容易做到。别看是小劳，对身体很有益。古人说，形要小劳，无致大疲。故水流则清，滞则浊。

老伴感到医生说得有道理。她说，我这样享福，不是福，时间长了，会享出病来。俗话说得好，人越困越懒，越吃越馋。想要身体

好，就要管住嘴，迈开腿。从明天起，咱俩分工，做饭、洗衣、买菜的事包给我，其他的事由你干。

老伴吃罢早饭就下楼徒步到不远的几个超市转悠。那天转了一上午，买回来一小兜菜。我笑着说，跑了一上午，就买这点儿菜，够跑路钱不够。她笑着说，我是为了迈开腿，走动走动。买的多了，明天还能出去吗！天天出去买，天天出去走动，天天吃新鲜蔬菜，用不着冰箱还节省电，这是一举多得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老伴增添了小劳的新项目。她在楼下闲坐多年的小片地方开了个小菜园，种上几种蔬菜，施肥、浇水、拔草，像抚育孩子似的精心管理着。她说，不是指望吃菜，主要是为了活动筋骨。

她又在阳台上经营了一个小花房。闲下来坐在花旁，喝着茶，欣赏着朵朵盛开的花。花香四溢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老伴每天买菜，莳花弄草，忙忙碌碌，快快活活，浑身有劲。她深有体会地说，刀不用要生锈，人不动要生病。要想长寿，动腿动手。

